做道根,一點叫做月情,到各雜民教容所去講佛 教,肥者自咋路過金城大觀院門口,見仁濟堂的

回頭呀!戒殺物命救護人命,等一類的宣傳許。 「念佛證」上面印着許多格子,念一次佛就在川 格子裏面寫一次,寫完了,然後法師還要收轄去 ,用火焚化星給在天的菩薩,知道「弟子」是在那

見幹墊什麼,「念佛證」一邊印有幾行小字是:「 請位不必類問,煩悶也無益,以煩悶心改念南無

爲他老人家,是救苦放難,有求必愿的,爲此語

「速早に頭」裏面有一段「……諸位呀・浩刼原

展,教已放人,除自誦南無敘苦敖離觀世香菩薩

可超度亡魂。

難民教育的嚴重問題

終門傳的上演經過和所獲得的 日報週報所主張的多景採取歷 的任務。 日報週報所主張的多景採取歷 日報週報所主張的多景採取歷

曹京・自川版。全書が ・ 告川版。全書が ・ 告川版。全書が ・ 告川版。全書が ・ 告州版。全書が ・ 告州版。全書が

中站在心們的面前了。即動力政黨等中的青春的遊園數平凡地度過一生,是的時日了。以為她就職開我們,已經有那麽職開我們,已經有那麽職開我們,已經有那麽

海一。人門水從 批謝得服瑩遠 線新冰到務組遠

有主義是要表現 (1) 不要 (1) 不是 (1) 不是

加址學 名格根 [1]

古 對 日 絕 交 宣 戰

否

辦主會協亡救界化交市海上

特報本

能是人告我一些行的?地

艦 山 敢四射一與襲江 晨網小猛方電,卷 在 3 行川殺郁路進路拂邊時烈 画路 敵

章撰重常港動路。分口,口晓爬之砲賽持軍戰

なお丁

图。 國、由哈北開出客 國、由哈北開出客 與 與 和

斯太安員長我電米彭嘉勉 東獨總可令彭剛維司令臺,廣帝電憑,有 中獨總可令彭剛維司令臺,廣帝電憑,有 中獨總可令彭剛維司令臺,廣帝電憑,有

建全華里一對逐的登對

並此已湖軍新月

將給日帝國主義本身以應大成者。 整本, 第一章及所讓機關準備展開對中國可比。今日全面的全民衆的抗戰之結果不但將完全粉碎日人的陰謀, 此, 第一章及所讓機關準備展開對中國的新 在, 第一章政佔整個臺北。總式:日本軍 他國軍比。今日全面的至民衆的抗戰歲已 中國可比。今日全面的至民衆的抗戰歲已 一人工作時期 中國可比。今日之面的至民衆的抗戰歲已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一人工作時期

國夢將被追探取經濟 中央職 · 即內閣 人士推測,英國政府機在 華國政府機 在 華國政府 將 與 古人 中華 · 即內閣 · 即內閣 · 即內閣 · 即內閣

勇在帶移, 。 出黨。聯聯學政治表 學所是所以以後一陣劉行 ,北晨唐堅該, 日線行

1樣的1 (泉) 巨人

常有干

們光些不線九一的 榮先僅,路二

,奔見降;,有 也會了落說一

敢祭阑南有位 近,前豐一住前野近鄉架在,,祭觀野敵內

好有令修件來

, 榆退理發告

兵方

會力績家都宣傳現直寫

須够序模 動方 要的的範,面

第篇

加,交問唯久敵日旗之鵩實,

個人都高唱門爭一一型勇武的光鋒。個人的心底密結着自由的租子!

們是勇敢的游擊隊,為人世創造和平們不是戰神底馬,更不是他底奴隸。

茂密的樹林裏,巍峨的茶體上……們門爭着隨過一重山又一重山, 猛烈的突擊,我們殲滅敵兵。山林的荒草之野,亂石之谷,

一望無際的流沙,河堤畔……們鬥爭着鸌過一道水又一道水,

及有動搖,不怕道路是怎樣離行。

是寫苦,但不怕敵人的軍器數數。們每個人只有一支槍,幾粒子彈。

啊!現在是舊過去了,時,勇敢呀! 好,肉排啦!啊!我們的英勇的士兵呀! 「只聽見東洋赤老開大砲,明天報紙上,在東洋赤色却又吃了數仗!」 可不忌、東華赤老太砲開刊現在,也快要開價月啦! 天空的目光,移到對面那個被霓虹映照得通过的卓夫的脸上。 可是經驗理,清資川美麗的的假土實境未,「暗暗暗」的聲形學,此情 值到了外語 一個獨打的車夫想要將自給什貫話的時候,包然一學做個的

「娜娜到××飯店好麼!」 生的胸口上,更加地贴紧了。

人身飛山太 看的的終是社想純我聽的表暴去能望抱有的當的神如像這東自看心懸給最會做巧到到口示日四得戰潛的很的談氣常並見子語 。何那爲惠宜爲那。腔非的五到事 吸難。消作雨目 去同可息。,的了胞是,在而並 整所我那下是非 沒日尤爭對我,,專見却個人,果

到一, 前

雨線機)軍

們突起肉搏,奪取敵人的輜重。是淤泥的河賽,深護的水中, 真懶的冰點的黎明,我們匍匐前行無黝的夜之深邃,我們养陶,

們的同處是弱小民族的人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他底奴僕,

白兮 街道上,不像平時,——就是說在沒有打仗之前,那樣的原理了;不知 忽地,總給人有組冷奏要的感覺。在黯澹的燈光下,野雞 是聖德單薄的 慕爾堂屋尖頂上的霓虹的長[十]字,傳給人一種苦糖的影響一機,投慘 我看了看茶 突地,黄浦江上的砲擊,懷天雷一樣,滾過每個屋頂,疾駛而去;也滾

們到處全有商忠,互相協行們到處全有敵人,我們突擊 們機發地偷襲敵營。

××舞鷹里,一種色情的,先則是緩慢,後來却變得激昂了起來的爵士 音樂,在攝產的炮擊的巨響中,像陣壓微的滑風,從舞廳的窗櫃雙隊中, 一個接着一個著符,滑溜了出來。 舞廳里,紅綠內燈光下,一對對的兩個內溫膠合在一起的舞侶們,踏 藤差1······! 然而這巨哥在爵士音樂中融化了,獨如一杯熱加啡中,要下一塊方方正 維生的嘴巴凑到娜娜的耳朵3,像吹氣一樣地,說 沒有回答,只是相握着的手更加握得紧了,鄉鄉的有着彈性的變乳在維

初秋的夜風,吹在人身上,已覺得有點涼聽體了。

表衫,在稀少的行人身邊,跟着,**像低**尬一樣說; 「到我們家裏去坐坐吧!」

地,慢慢地,向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旋轉。

過每個人的頭頂上,使人們的心頭上,陡地驚了一下。

天空中完全佈滿着那巨雪的砲擊。可是——

假士音樂激昂的音符,跳動着。跳動着。

「他媽的!文打啦,打了三四天啦,鬼子兵還爬不上浦東的岸,醉……」

是九點鐘內夜。街道上冷麥樓內。

我我穿

(辦頭)

儿點鐘的夜。

趣% 1!